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_臣李彤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李奎

謄錄監生_臣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十八 懷舊 哀傷

懷舊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詩序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左傳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

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
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
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
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又曰朱邑惇篤於故
舊性公平不可交私

新序曰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實劍弗忍言
季子心許之而未及與及還而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

於墓樹徐人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
挂丘樹

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
鄉其處在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稚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
詣及瓊薨稚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致酹

嵇康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過故鄉而
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詩梁沈約懷舊詩曰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
祖武一簣望成峯涂難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

羽流恨滿青松

傷王融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

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

壁爾何冤一旦同丘壤

傷謝朓

又詩曰左率馥時譽秀出

冠朋僚聳茲千仞氣依此百尋條蘊藉含文雅散朗溢

風飈楸櫟今已合容範尚昭昭

傷庾杲之

又詩曰長史體閒

任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

形爲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

傷王
謹

又詩曰東

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跡共追陪事隨

短秀落言歸長夜臺

傷虞
炎

又詩曰少府懷貞節忘軀濟

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既闕優孟歌身沒誰爲

寵

傷李
珪之

又詩曰韋賈識前載博物備戎華稅驂止營校

淪跡委泥沙如知庸聽局方悟大音賒

傷韋
景獻

又詩曰處

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索負高情耿介懷私實義貴

良爲重蘭摧非所恤一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

傷劉
渢

又

詩曰豫州懷風範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
忤頡頏事刀筆紛紛遶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迫朝露

傷胡
諧之

賦西晉向秀思舊賦曰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
並有不羈之才嵇康意遠而疎呂安心曠而放其後各
以事犯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
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
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

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
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
罪歎黃犬之長吟悼嵇生之永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
過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
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而寫心

晉潘岳懷舊賦曰予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
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

命父子凋殞予尋役于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
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仰睇歸雲俯鏡泉流
前瞻大室旁眺嵩丘東武託焉建瑩啓疇巖巖雙表列
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
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諧
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間其無人陳茲
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以徘徊流涕泣而霑
巾

銘周庾信思舊銘曰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
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
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
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
無假窮秋于時悲矣况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烏
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馳
輾轅長往甲裳失矣餘皇棄馬河流酸棗杞梓與樗櫟
俱沉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斂冤魂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並悴羽毛
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爲羈終歲
門人謝馬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永別郊
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
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
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
心目美酒酌馬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
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壘恥

芝焚蕙歎所冀鍾沉德水望出風雲
劍沒豐城氣連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
曰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
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
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
修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
反葬無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疇昔隆
貴慘舒語嘿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
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
鬱流寓于秦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機
婆緯獨鶴孤鷺閨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

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鄰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總
帷

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濤
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
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
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
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
駟馬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

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
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馬

哀傷

毛詩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
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又秦不哀吾喪而滅吾同姓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又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貢問之對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

論語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臨喪不哀吾何

以觀之哉

家語曰閔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說苑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列子曰燕人生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

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潛然而泣指壠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吳志曰呂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及原死哭之甚哀曰益友不幸岱復何聞乎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子孤卒袞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

也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

琴操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
曰吾自傷故哀爾

沈約宋書曰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
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
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羊志哭志亦鳴
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答曰我爾

日自哭亡妾耳

秦州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
悲思哀傷

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爲
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
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頽守長夜
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
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栖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

兮久懷

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
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
精魂靡所迴嘉穀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
見蒿與萊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
戚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
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幽
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
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
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
然傷心肝又詩曰荆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淫方舟溯大
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
猴猿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
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

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西沈顧望無所見
唯覩松栢陰肅肅高桐枝翩翩孤栖禽仰聽離鴻鳴俯
聞蚯蚓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悲心

晉潘岳關中詩曰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
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又哀詩
曰摧如葉落樹遶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時連
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知日夕晝
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霑枕席人居

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又悼亡
詩曰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
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
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單竟牀空牀
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宵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
目存形遺音猶在耳又悼亡詩曰往苒冬春謝寒暑忽
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
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悵恍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
彼游川魚比目中路隔又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
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竒隕幼齡追想存髮髯感道傷
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往辰
緬難紀來筭忽易窮升沒奄暮晦灑掃易禮容縞衣變
余體長逝歸爾躬又辭難潮溝詩曰徘徊春郊甸俯仰
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懷交在昔有願俟言

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亡簪

齊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總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
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媛空復情玉座猶
寂寞況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倡女別蕩子無歸期今似
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留餘結苔階沒故綦圖形更
非是夢見反成疑燠鑪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
歇花落無還時

梁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禎一朝
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
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梁沈約蕭丞相弟詣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門
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况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
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何當九原上鬱鬱望
佳城

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窺東苑收淚下王橋

昔時方輟處於今共寂寥
夾池猶裊裊仙榭尚迢迢
一
同西靡柏徒思芳樹蕭

梁王筠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入睢陽苑連步
披風雲今遊故臺處回望閭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
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梁吳筠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
裏遂死無人窺

梁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

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潏灩故池水蒼茫落日暉
聞寂今如此行客盡霑衣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
落蕭瑟絃管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
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梁劉孝綽銅爵臺妓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
對西陵晚松風飄素帷危絃斷更接心傷於此時何言
留客袂翻掩望陵悲

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迴望風塵千里

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獫狁梗伊洛雜種亂輶輳
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
牖爰雖蹟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
七廟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岱悽涼予向秦雖言
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
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旄書空位素帳設虛樽楚

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憐
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者
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靖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
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又送劉中書
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客每
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
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

陳沈炯望郢州城詩曰魂兮何處反非死復非仙坐柯

如昨日石合未淹年歷陽頓成浦東海果爲田空憶扶
風詠誰見峴山傳世變才良改時移民物遷悲哉孫騾
騎悠悠哭彼天又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曰秦軍
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淮源比
桐柏方山似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
木廢邑有頽城舊識莫不盡新知皆異名百年三萬日
處處此傷情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

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
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陳張正見銅爵臺詩曰荒涼銅爵晚搖落墓田通雲慘
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疏瑤席冷曲罷總帷空可惜年
將淚俱盡望陵中

陳江總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
步步悲猶憶窺窓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早燕入有
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又傷顧野王詩曰獨酌

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堦荒鄭
公草戶閒董生惟人隨暮槿落客共晚鶯悲年髮兩如
此傷心獨幾時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鑪夜夫壻
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瑟上本
留絃空帳臨窓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壘曙松短未生
烟

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飾新宮以延佇泯不歸乎故鄉
慘鬱鬱其蕪穢處隱隱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奄修夜

之不陽秋氣惜以悽戾桂枝落而消亡神煢煢以遙思
精浮遊而出疆託沉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央念窮極
之不逮惟要妙而相侔

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籜條枝梢以摧傷桂
敷榮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實中天零而
消亡童烏濬其明哲悲何壽之不將嗟劉生之若茲奄
彌留而永喪

魏文帝悼天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天

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膺
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
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以無聊心感感而不寧
步廣廈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懣
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又寡婦賦曰陳
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
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
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俯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

遙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
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我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
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
憐又感物賦曰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
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馬乃種諸蔗于中庭涉
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翳翳仰沉陰
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

植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魏陳王曹植思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傷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晡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魏高貴鄉公傷魂賦曰上師東征宗正曹並以宗室材

能兼侍中從行到項得疾數日亡意甚傷之爲作此賦
宗臣充于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遺暴疾
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驚日而沉篤
氣懞懞而耗衰歧鵲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魂
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

魏王粲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
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
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魂神之形影羌幽

冥而弗迁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紫書忽忽其若
昏夜炯炯而至明又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
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
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
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羅生超長
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
形又寡婦賦曰闔門兮却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
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

木以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
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
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惜結兮增悲

魏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
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
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迤榮華粵其始茂所
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掃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
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

翳翳以東陰日疊疊以西墜雞歛翼以登棲雀分散以
赴肆還空牀以下帷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
宵夜之髣髴痛存沒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
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輅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
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
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
漣漣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
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櫺計

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

晉陸機歎逝賦曰昔每聞長者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殞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隕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

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
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年彌往而念廣塗
薄暮而迫迨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又愍思賦
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
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紆慘惻之感時方至其
儻忽歲既去其晬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頽年之莫暴覽
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
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

兮泠泠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又大暮賦曰夫死生
是失得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
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
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夫何天地之遼濶而
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惟歲而俱喪徒假
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爲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
弊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數幄
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

聲殺饒饒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埏
道而哭之局幽戶以大畢泝玄闕而長辭歸無塗兮往
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因庭樹
兮葉落暮草兮根陳

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遭兩
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
終含芬華之芳列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焉
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問筮賓之何

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雞
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
促且伉儷之判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
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
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
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
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
風兮泮冰初陽兮戒溫逝遙遙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

又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以效順俱灑掃以彌載榮華粵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誰告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幃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覲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

驟落風瀏瀏而風興意惚恍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
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
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冒涕
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
躬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凌虛兮失
翼

晉王暉妻鍾氏遐思賦曰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
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聊嗟我

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遊客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晉劉滔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壅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聚

服以斬衣代羅幃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協
慕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顏雲
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
廓慙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
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觀周氏之逸篇覽漢
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踐雖媛德之有
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彤殿

閉兮素塵積翠祀蕪兮紫苔生寶羅暘兮春幌重珍簾
空兮夏幃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朱火青流津
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徘徊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
金聲於鸞闕

宋謝靈運感時賦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
時懼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追已閔交臂
之匪賒揆大耋之或遄指崦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
怛行年之蹉跎于鷗鵠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

之頻秀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又傷已賦曰嗟夫卞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
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於君
子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
徂而感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
坐闕檐幌以迥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
綦之往跡食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燠張明鏡而不
照歌白華而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宋顏延之行殯賦曰嗟我來之云遠覩行殯於水隅崩
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之
襚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於永路時悄愴於川
侶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團秋槿風卷
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箭弦如影滅
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修堂廡而
下降壁幃戶而升基志存業而遺緒身先物而長辭日

月飄而不留命儵忽而誰保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沈約傷美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徃徘徊於故處

梁江淹傷友人賦曰泣然霑衣兮悲袁友之英秀系神

緒而作氏肩靈枝而啓胃轆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
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既華既潔將似秋月
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弔蕙若之暫
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於一顧邈疇
年之繾綣竊生平之遊遇懷愛重於素壁結分珍於黃
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術而共經豈異
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栢我發志於冬桂帶瑤玉而爭
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兮梁門復從宦兮朱蕃何人

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
根承遠書於江滋結深痛於爾魂

梁蕭子範傷往賦曰彼蘭菊之芳茂及蕖槿之榮色終
於邑乎繁霜俱飄颻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
有識况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
君子之宴息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詠美勝而
自箴歌忠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天冀
羈祥之永慶忽從飈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

無曉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
仿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顯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
國金陵瓦解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
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
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
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下爲
三分衆纔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十遂乃分

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
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蕃籬之固將非江
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頽既履危亡之運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
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邊遂師
言而泄漏爾乃傑黠構扇憑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
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覩
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

輟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
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於是桂林顛
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黯競動天關爭迴乾軸
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
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北臨玄圃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
宋之夷凶靜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
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

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
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關而懷楚冀端委而開吳驅綠
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
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遼泉之誅况以沴氣朝浮
妖精夜殞赤鳥則終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
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怨有南風之
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
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辭洞

庭兮落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楚旗貞風兮害蠱乃
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拊馬
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
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
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甫囚乎羣
帥硯竄摺拉鷹鷂批攢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
千里溜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
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又傷

心賦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于繼體多從天折二
男二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沒苗而不秀頻有
所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
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
空懼西河之讖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人塗
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於袁曹
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離災藏衣遭難未設秦弧先
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恨孫楚長愁張壯

武之心亡羊南城之淚流痛斯傳體尋茲世載天道斯
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
庭而早刈况乃流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對
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以觸目之萬恨更傷心於
九泉

哀辭魏陳王曹植金瓠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
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
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

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讐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
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又行女
哀辭曰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
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闕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
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
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又仲雍哀辭曰曹啗字仲雍魏
太子之中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水闕

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第文
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
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於菟之情卒不能延期於
暮載離六旬而天沒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
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何願乎
一齡陰靈迴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闔以獻歎淚
流射而霑巾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

茂粵粵芳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
爾獨無響

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
尠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
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
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
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
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又傷弱子辭曰

予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羸博之哀乃
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
莽兮木森森伊遠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
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宗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
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又金鹿哀辭曰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嶠領柔情和泰朗
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
我幹又翦我根槐如槐木枯芳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

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又陽城劉氏妹哀辭曰鳥鳴于
柏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
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竒稚齒如彼名駒昂
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子輕弱弗克負荷祿微
於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
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標
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又
悲邢生曰周文公之苗裔予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

拔鄉譽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間以擢秀茂實
暢矣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
盈庭停余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轎容而想像曾
無覩乎餘輝送子兮境乖永訣兮路歧一別兮長絕盡
哀兮告離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李女
惟王生自洪冑廩茲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
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胡寧斯忍
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慙嗟爾母氏劬

勞撫鞠思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媚子奄離顧復哀無
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閨庭于以送之陵岡崔
嵬僕馬迴眷旗旄旋飛夕陽失映晴鳥忘歸皎皎宵月
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又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
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紫莒華
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
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

身俾爾嬰鴆微命弗振俯覽衾襚仰訴穹昊弱子在懷
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
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烏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
冥冥彷徨丘壟徙倚墳塋

文又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
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
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
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

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
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
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祐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
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玄宇當復
何時見我仲武于以拊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神其寧
處

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
顏豐下曜於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

五日方之期願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
久與天無窮錢翁近千殤子幼冲俱反無形冥昧之中
造化多少豈獨爾躬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曰粵粵薨
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質尋反冥漠
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
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誅大人
達觀同之一揆又胡母夫人哀辭曰滔滔汶川浩浩雲
漢乃眷洪族裁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

有虎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遘茲良會豈
惟中饋義形于外恒憑賢明以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
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予第十子也生於仲秋殞
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旦嘗以食之不甘客謂予曰
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憇之家久記玄錄之歲華
歆所問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
達節將何戚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

不登髻歲而擬觸藩反紈袴而仰折李靈心摧於毫末
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彼神蔡之靈長獲
萬春之悠緬有薜華之灼灼寄一朝之浮淺信歡慰之
未幾悼天零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

書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
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異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
朝冥然長往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
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

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年並天威豈
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殞於一匱仰痛
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
百罹一紀之中四遭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
發情馳難處

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疾范戾淳孝睦友
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
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

匪躬破產而宇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
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素論款對不
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遄
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
悲祇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
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辨餘
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

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
滋傷恨不減松楸可拱悲緒無窮

梁劉孝標追荅劉沼書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予有天倫
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
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
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
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與宣室之談有

徵異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
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三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十九

妬

淫

愁

泣

傭保

妬

左傳曰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潒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而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毛詩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

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又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矣

山海經曰秦室山有木葉如黎而赤理其名曰指木服之不妬

文子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漢書曰武帝陳皇后為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作賦皇后復親幸又曰陳后寵衰妬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又曰呂氏妬戚夫人髡鉗赭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熏耳飲瘖藥名曰人承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陽城昭信

侍疾甚謹去愛之立為后又有幸姬望鄉為修嬖夫人
主繒帛昭信譖望鄉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我又傳粉
數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鄉昭信知
去怒誣言望鄉厯指郎吏卧處具知其名去即與昭信
從諸姬至望鄉室裸形繫之令諸姬各持鐵共灼之
望鄉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椓陰中割其口脣斷舌
遂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
止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
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
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
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
遭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貴
更取妾故也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

殺而懸之言其自縊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妬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妬罵秀為貉秀大不平遂出不復

入蒯氏請救於武帝時大赦帝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為夫婦如初

妬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背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

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攔
右手提塵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
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為信自敘謙志
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爾王太羞
愧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
人因方便稱闔雒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
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

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又曰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壻徐徐還婦見壻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壻曰猶憶噉草不美

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壻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為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又曰泰元中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為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泠然望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乃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捉

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拽着地欲殺方知是兄慙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又曰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名捉紕跗元直遇見婦捉紕跗欲成衣謂

當與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異苑曰吳興桑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為當婚否乞
言不忍也服竟更娶白曰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
云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道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世說桓溫平蜀後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甚妬

詩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弗是志寧彼冶容安
此妬忌

賦梁張纘妬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

造端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
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窓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
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
論咸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妬鱗犯其
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
壻

淫

周易上繫曰冶容誨淫

誨教也

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越多蜮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

毛詩序曰柏舟桑中刺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于

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又序曰齊鸚鳴南山

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左傳曰齊桓公好內多淫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戰國策曰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魏

子為殉庸芮為諫曰以死為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殉魏醜后乃止

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擇稚齒屏親昵絕交遊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博物志曰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漢書曰五鳳中濟北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
為姦終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吉親
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王以
置八子秩比六百石宜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悖
逆人倫請削四縣又曰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
嬪為龍額思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嬪私通因娶為小
妻許后因嬪賂遺欲求復為婕妤好長受后金錢乘輿物
服物千餘萬計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嬪每入長信宮長

與嫌書戲許后

華俊後漢書曰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
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
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汙辱呂后凡有
玉匣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後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
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

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牆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宋書曰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旨以死自固

列女傳曰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

父皆通焉或衣袒衣或裝其褙

褙蔽膝衣

以戲於朝

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鬪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

論衡曰書云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風俗通曰平原君謝胡莫譚娶周碧為妻譚陰陽不屬

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冀得其子

語林曰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虐劉抑之甚苦婢固
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固
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傳曰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

姜公之母
淫上曰烝

又曰晉祁勝

與鄔臧通室易妻

愁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

饒而近鹽魏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郇
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覲則民愁愁則墊隘於是乎
有沉溺重腿之疾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
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

知命也

樂而不荒

節之以禮

莊子曰不知乎人謂之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害
人仁則反傷吾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
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

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小之急務也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冀妻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

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日聞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以洩憤懣書寫愁思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馳
逐江湘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
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晉書曰王丞去官東渡是時道路寇盜人懷危懼丞每
過艱險處之若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愁喜之色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江

王丞字
安期

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

不愁今日直欲愁

詩後漢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今在泰山欲往從之梁

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
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以懷愁心煩勞又曰我所思
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
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又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
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
以報之明月珠又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
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
案

晉張載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
高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又曰我所思兮
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
連城壁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佳人
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
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宋王微詠愁詩曰自予抱羈思眇與日月長載離非宋
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負之苦不勝

即之竟無方如彼引鯢魚待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
至豈固當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為珠池水合如璧
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
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忽不任愁聊示固遠詩曰去
秋客舊吳今春投故越淚逐東歸水心挂西斜月未應
歲貶顏直以憂殘髮

梁劉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長愁反覆懷抱不能裁披

衣坐惆悵當戶立徘徊風音觸樹起月色度雲采真葉
依窓落秋花當戶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梁劉孝先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望
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空月色寒笙冷調簧數弦脆上
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借照心
看

賦魏陳王曹植敘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
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

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
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
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室克末
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
息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
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又愁思賦曰四節更王兮秋
氣悲遙思愴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
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希鳴蜩抱木兮鴈南飛

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
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愆又九愁賦
曰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超引
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
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
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
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
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予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

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嚮一絕而不還傷時
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
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
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
策冀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
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瞽以營私害予身之奉
公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
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

迴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騫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紓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康鹿而為羣宿林藪之歲暮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徑

之危阻登岩崑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覲偏栖之孤禽
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為遊綠林
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
乃余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旻秋之慘慘處閑夜而懷愁潛白
日於玄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淹汨以橫
流聽峻階之回雷心沉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監士感
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

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
仰而自憐志荒咽而摧威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閨
闈又弭愁賦曰傷有閑之淑女採薜荔於朝陽露素質
之皎皎綰玄髮以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
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襲遊閑之妓服褥阿穀
之桂裳紉晚蘭於纓佩動晦曖以遺芳既容冶而多好
且妍惠之纖微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珎
以回眄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粲粲何的皪之少羣

整桂冠而自飾敷纂藻之華文從景炎而猗靡繁綿邈
以繽紛時瞭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
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
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謠

文魏陳王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
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
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

乎荅曰愁之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食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為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

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諏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
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
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澹泊之湯刺子
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
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游黃公與子詠歌而
行莊生為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為子致愛性之方趣遐
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於是精駭意散改心回趣願
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泣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
為難矣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
哀矣而難為繼也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振萬
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
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又曰叔孫婁聘

于宋宋公與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
左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
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
吾歲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
子終之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霑襟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
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

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為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又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倘若無人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繇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闕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為太子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

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塹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潛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又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又曰禹出見皋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

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吾為君百姓皆以
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
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
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
幾亡乎是以垂泣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
泣數行下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

泣出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震順輒園冢
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
者易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書故惻然涕
零也師哀原而為之泣曰欲之可書須費也

後漢書曰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愴恨泣先言泯

吳錄曰孟宗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

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襄陽耆舊記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
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
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
王曰何以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貧

尚書洪範曰六極四曰貧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之謂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竇論語曰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鄭玄曰緼絮也

毛詩曰出自北門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注曰謂無貨唯絲麻今盡不作也

家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憲居蓬蒿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子貧也非病也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

之有

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

之須捷

捷謂狎走

或謂之褸裂

褸衣壞貌音褸

或謂之藍縷

左傳曰車路藍

縷為貧也

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木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
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子貢曰
先生病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
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又曰孔
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饗鬻郭內十畝足以為絲麻鼓
琴可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

愀然變色曰美哉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監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
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為
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焉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為活爾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
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

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吾哉求其為之者不得也

孫卿子曰子夏貧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又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
君願寄食門下

史記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
常獨早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而以為物而伺之得
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門欲求見於是舍人
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又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
困飢乏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以踐
地道中人笑之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

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
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
子之明今臣因願以餘光振之又曰楚相孫叔敖死謂
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可見優孟

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妻求去買臣笑曰
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
不能留即聽之去又曰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
食產業為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又

曰王章字仲卿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病疾無被卧
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
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
何鄙也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
市肆閱所賣書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又曰
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菜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

室居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
六人同衣出入

三輔決錄曰第五韻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
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又曰孫晨字元公家
貧不仕生居城中織簣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
被有藁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

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
子皆卧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魏書曰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
家無餘財起蝸牛廬居其中妻子凍餓

魏畧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筐以自
供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咸并日而食

楚辭曰坎壈兮貧士失耳而志不平

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不得其意太

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得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麤厲或至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交移且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詩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希隱僻閭鄰闊葦籬自朽損

毀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
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可割

晉江道詩曰華門不啟扇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簞
上自生塵出問誰氏子儻哉一何貧

宋陶潛貧士詩曰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
滅何時見餘暉又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
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
其極非道固無憂

梁朱超詠貧詩曰觸塗皆可試惟貧獨未安窻開兩片
月霜足一重寒橐濕鋪牀冷荷脫補衣難若言為容易
推劍與君彈

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
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
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
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
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

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糧我獨藜食貧無寶玩何以
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期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
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膏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
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
飛戾天舍爾登山嵒穴隱藏爾復隨我陟彼高岡舍爾
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汝
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
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背我乃祖宣

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
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
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肴是用鵠逝
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子無僇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
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
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
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逐
不去與我遊息

晉束皙貧家賦曰余遭家之軼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勤
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
貧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
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嗷嗷於膳珍涉孟夏之季
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
牀而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

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銜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飢年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羹饘益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噉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賤宋見道元與天公賤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壩草木幽鬱蚊蚋所藏茅茨陋宇繞容數牀積汙累燠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敵絮撤以三股之絲絰

裕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
申脚則足出學捲則峯露

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磬之居而值皇
天無已之雨薪芻既盡舊穀亦傾屠蘇發撤機榆見
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感
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
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食之祿誠恐
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

驚踊告求周隣日獲數升猶復無新可以熟之雖孟軻
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
不有廝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
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息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又
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閒正高會之盛
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
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藁蒸單竭
檐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

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感額良不可言想
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
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闔闔振翼紫微運籌
帷幄顯揚豐績豈久沉滯於下職契闊於貧悴哉

文後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之憂心殷殷天之生我
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漚無以自存冬
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
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懽欣

奴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論語曰箕子為之奴

左傳曰斐豹隸也注云犯罪沒為奴

方言曰臧甬海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

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犯事者原之臧者被罪沒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又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

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

史記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
安望封侯又曰樂布嘗為人所畧賣為奴賣與燕將臧
荼後為都尉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黠
奴人之所患唯刁聞收使之終得其力又曰季布為朱
家鉗奴又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
相和則士豫附陳平結懽太尉以奴百人遺賈又曰衛
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令騎奴同席而食持刀斷席
而坐

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又曰王鳳羣弟爭為驕侈奴僮以千數又曰張安世家
僮七百人皆有手技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虜囚
徒人奴名曰猪突絺勇又曰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
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人

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
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虜畜臣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畧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

而還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又曰韓卓
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又曰彭寵奴
子密等三人寵晝卧密等遂縛寵著牀召其妻入縫纏
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封子密為不義
侯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
日奴得復宮中衛士怒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大言責冲曰爾
輩羣奴正可牧羊牛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厄奴

苦欲取爾相代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奴能為聲樂又教誦靈光殿賦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眾奴異
之時賓客求見讓者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焉佗後至
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往入眾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
賂佗佗得以賂讓

沈約宋書曰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
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在座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

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
書生輩謀之何由濟上笑曰傳土有隸子弟以其子弟
為僕隸
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
為國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奴也

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
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嬈彼青衣正
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

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以事止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耶奴復曰欲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褒乃為券曰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飲食洗滌居當穿白縛帚裁孟鑿井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呌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

繳鴈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鷺百餘驅
逐鷓鴣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食馬
牛驢鼓四起坐夜半益菑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
舖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
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侶多取蒲茅
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將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
桑三丈一樹八樹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歛
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搶門拄戶上樓擊鼓持

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覓
織席事訖欲休常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
錢主急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
筓一百讀券文訖辭窮咋索仵仵叩頭兩手自搏目淚
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
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婢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知

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寧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婢進上婢恐殺主父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復以言告主父主父乃厚幣嫁之

漢書曰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

官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劉寬向朝會裝已訖婢奉肉羹翻汙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又曰朱暉為郡督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况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為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
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
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
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
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
名青青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

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為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嘏冢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為孫峻所殺

晉中興書曰祖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為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刑解職還家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又曰石崇富侈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又曰崇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又曰祖訥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王北平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取為吏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不輕於五羖之皮也

三輔決錄曰金祿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王必將兵衛天子於許祿與必善見祿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沙礫珠出蚌泥嘆茲窈窕生于卑微玄髮光潤領如螭螭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繡丹裳蹁躑絲韋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心趣事若飛寒雪翩翻充庭盈階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

河上逍遙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
于河維思爾念爾愁馬且飢

後漢張安超譏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艷姿麗辭美
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醴泉可飲何必滂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駕雛啄鼠何
異于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僞
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隸豎生女為妾生男為
虜歲時醊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門竈下東向長跪

接神觴酒悉請諸靈辟邪富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續
繒累嘉督來集聚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為
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
水守之以一秦繆思僇故獲終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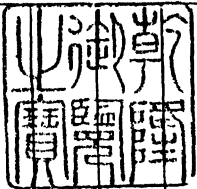
傭保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

縣名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
主便擊筑一座稱善又曰藥布與彭越為家人

鵬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藝文類聚卷三十五